

自是天上痴情种

纳兰词传

你不爱喧嚣声寰，

却总在世俗世界之中苦寻片刻宁静，

你向往淡泊致远，

却总在繁荣奢华背后收敛寥寥落寞……

即使尘世间的知音众多，

谁愿意附耳倾听你的寂寂心声？

纵然三百年的时光荏苒，

谁又能真正读懂你的孤苦灵魂？

尘埃已尽，硝烟无影。纳兰性德，

你衣袂翻飞孤寂彷徨的背影，

到底是一个时代的悲哀，

还是一种文化的幸运？

尹北溟 著

最谦卑潇洒的贵公子
最淡泊名利的官二代



自是天上痴情种

纳兰词传

尹北溟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自是天上痴情种——纳兰词传 / 尹北溟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 - 7 - 5008 - 5286 - 5

I. ①自… II. ①尹… III. ①纳兰性德 (1655 ~ 1685) - 生平事迹
②词 (文学) - 文学欣赏 - 中国 - 清代 IV. ①K825. 6 ②I207. 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12390 号

自是天上痴情种——纳兰词传

出版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傅 娉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杨向辉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 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 - 62350006 (总编室) 010 -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 - 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 - 62045461 62005042 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 - 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19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5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前言

烟消云散

——当时只道是寻常

谁念西风独自凉，萧萧黄叶闭疏窗，沉思往事立残阳。

被酒莫惊春睡重，赌书消得泼茶香，当时只道是寻常。

——纳兰性德《浣溪沙》

一轮孤月高挂青空，暗透忧伤的倒影里，是谁独坐在绿水亭畔悠悠长叹，惊诧了三百年前那个苍茫的雨夜？

黄叶疏窗，寒月银墙，微冷的晨风似乎还依稀携带着故园门扉的那一抹淡淡的朱红。你在暗笼薄雾的黄昏里，偷会佳人、月鉴深盟；你在绿水流觞的美景中，迎朋唤友、谈古论今。朦胧的醉影仿佛还没散尽，吟咏的唱和似乎仍未消声，你又怎能顿悟那催人泪下的千古佳句？

你骨子里满是儿童的天真与浪漫，你奇异的幻想，敏感的内

心，华丽的才章，注定你只能活在自己构建的世外桃源，可上苍却违心地把你遗弃在浑浊世俗的亭台楼榭里而不能自拔！

你曾深爱的女孩，那时候，你以为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，日月久长，生死契阔。然而，没有天崩海啸，没有纷争离乱，你和她却各自转身走散，从此相忘。再见，变成了再也不见，竟是这般的销魂蚀骨。

可是为何，为何当时说过的话，去过的地方，不经意间的驻足低头，甚至她微笑时眼角泛起的细纹，总会在静默的夜晚，在你的心里淡入又淡出，淡出又淡入？这样的辗转彷徨，这样的血肉相连——当时只道是寻常！这又是怎样的“寻常”啊！

而这思绪竟像隐隐钝痛的伤口贯彻了你的一生，不会致命，亦不能痊愈。没有什么好埋怨，也没有什么好怪罪，你要怪只怪时间太瘦，指缝太宽，让缘分就这样轻轻巧巧地滑脱掉了。

又是你，怀抱梦想欲在宫廷之中寻找诗人可以涉入的片刻足音，却无奈地将那种执著的守望强行注入了庄严残酷的政治舞台。可命运啊，纵使你踏遍了寂静寺院的里里外外、前前后后，即便你虔诚地久久长跪于佛龕之下，也万难得到你梦中的归宿！理想中一个诗人的潇洒与风流，骨髓里一个文人的异禀与天赋，最终还是捱不过命运的无情戏弄！

你饱含了对这尘世的无限眷恋。天地茫茫，无数人在这里迷失了本性，为了身外之物而终日奔走忙碌。而你却是幸运的，一出生便拥有了世人倾慕的一切：富贵、家世、天才、权力……你却弃之如同敝履，也许是你生来便有一颗赤子之心，在这温柔富贵乡中也不曾沾染上一丝尘埃，来时何种面目，去时亦何种面目，至死都未泯灭。也许，你只是误入歧途，本不属于这个尘世的人又如何能在这尘世间长久留驻？寥落的人生，匆匆而来，匆匆而去，虽然短暂，但绝不暗淡沉沦。你的一生如彗星般闪亮划过夜空，瞬间的驻足已响彻云霄，留下多少凄美的遗憾！

多少悲与恨，昨夜魂梦中！世事漫漫如流水，算来一梦是浮生。

也许你只想凝视一个女孩在月光如水的夜晚，炷香一支，抚琴一曲，可你稍一转身，她却远远离去，留下的只有那一缕悠长的冰固的眷念！

也许你只想闲庭信步于积水空明的深院，踏着长满青苔的石阶高声吟诵古今华章与人间宏愿，可不知为何，抬眼间却漂泊天涯、寒月悲笳，如露如电。于是此生只能成为一个你永远不可触摸的伤痛，醒也寂寥，醉也寂寥！

还是你，将悠悠心事，托付给清冷皓月，玉笛红楼；你将寂寞的情怀，投入深暗幽夜，落花孤灯。“人到情多情转薄，而今真个悔多情！”你将伤痛欲绝的泪水融入了悲凉顽艳的词章之中，成就了千古传唱“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”的《饮水词》；可那人情冷暖，你又自知否？你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场人生游戏的累累苦果。生亦何欢？死亦何苦？

终于，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，你的豪情，你的苦痛，你的悲绝，你天才的一切，终于在这一刻得到了彻底的消解。你多病的躯体化为了一片春泥，可你高贵的灵魂却早就飞到那遥远的锦绣江南了吧？

尘埃已尽，硝烟无影。你衣袂翻飞孤寂彷徨的背影，到底是一个时代的悲哀，还是一种文化的幸运？

三百年间，你，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，一位倾倒众生奇男子，渐渐清晰，缓缓向我们走来……



目录

前言 烟消云散——当时只道是寻常 / 001

序幕 古刹斜阳——
驻马客临碑上字，斗鸡人拨佛前灯 / 001

帷幕一 少年天才——
点滴芭蕉心欲碎，声声催忆当初 / 004

冬郎降生——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 / 004

父亲明珠——画图麒麟阁，入朝明光宫 / 016

理学熏陶——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 / 027

弓马骑射——仰手接飞猱，俯身散马蹄 / 039

青梅竹马——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 / 053

帷幕二 青年俊杰——

但得白衣时慰藉，一任浮云苍犬 / 069

入国子监——麟阁才教留粉本，大笑拂衣归矣 / 069

科举考试——晓榻茶烟揽鬓丝，万春园里误春期 / 089

渌水唱和——野色湖光两不分，碧云万顷变黄云 / 106

忘年之交——人生交契无老少，论交何必先同调 / 124

拯救难友——绝塞生还吴季子，算眼前，此外皆闲事 / 138

帷幕三 成年容若——

百感都随流水去，一身还被浮名束 / 155

完美新娘——十八年来堕世间，吹花嚼蕊弄冰弦 / 155

觊唼龙羌——身向榆关那畔行，夜深千帐灯 / 169

御殿伴君——世无伯乐谁相识，骅骝日暮空长嘶 / 181

永失我爱——唱罢秋坟愁未歇，春丛认取双栖蝶 / 192

红颜知己——昨夜个人曾有约，严城玉漏三更 / 205

谢幕 纳兰之死——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饮恨而吞声 / 221**尾声 世纪空梦——凄凉满地红心草，此恨谁知道 / 228****附录 纳兰性德年表 / 231**



序幕

古刹斜阳

——驻马客临碑上字，斗鸡人拨佛前灯

败叶填溪水已冰，夕阳犹照短长亭。行来废寺失题名。

驻马客临碑上字，斗鸡人拨佛前灯。劳劳尘世几时醒？

——纳兰性德《浣溪沙》

“万壑有声含晚籁，数峰无语立斜阳。”一轮红日从东方天际喷薄而起直到暝色悠悠的黯淡辉光，犹如一位垂暮老人从人生的壮烈划向泯灭的历程。深秋的黄昏，夕阳携带着它忧戚的余晖，将世间的一切生命截然分割为生与死，明与暗，阳与阴的两个世界。在北京西郊阳台山的古道上，一位白衣公子正鞭鞭打马、远远而来。

归鸟栖林、千山失影，那公子面色惨白、目光呆滞、羁旅哀伤、天涯漂泊之感渐渐地逼上心头。他缓缓来到山顶，但见苍松翠柏之间掩映着一座破败的佛寺，青青古木、苍苍远山，那寂寂

梵刹，就是曾经驰名遐迩的大觉寺。“盛时不可再，百年忽我道。”曾几何时，这里香火缭绕、人头攒动，无数善男信女、虔诚香客不远万里、慕名而来。而如今眼前的景象却是巷罗荆棘、断壁残垣……

那公子跳下马来，轻轻地叩开佛寺的大门，径直走入正殿。恍然发现殿中居然还端坐着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僧，让他万没想到的是，时至今日，居然还会有人执著地驻留于此，默默地守护着大觉寺最后一缕炉香。

“窗里人将老，门前树已秋。”只见那僧人披着一件破旧的袈裟，边敲木鱼边吟诵经文，那气定神闲的姿态让公子觉得有些似曾相识。于是，他走上前去，拱手揖礼道：“大师，晚辈这厢有礼了！”

“纳兰公子，二十五载未见，别来无恙？今日忽来敝寺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“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。无物堪比论，教我如何说？”那公子犹疑了许久，终于一吐来意，“到处花为雨，行时杖出泉。今日斜阳下，开阁想安禅。大师，弟子尘缘已了、情缘已了，红尘繁华皆成泡影，欲遁入佛门，拜您为师，万望收纳了弟子”。说毕，公子便跪地向那僧人拜倒叩头。

那老僧听罢，无动于衷，娓娓道来：“宝月流辉，澄潭布影，水无蘸月之意，月无分照之心，水月两忘，方可称断。二十五年前，贫僧欲收公子，却未能如愿、无果而终，现如今公子安享富贵、涉世太深，心中万般情愫未曾了断，已非我佛门中人了。”

“愿揽羲和轡，白日不移光！大师，我心意已决，皈依三宝的想法是坚定不移的啊。”那公子仍然锲而不舍。

“月下门方掩，林中寺更遥。公子莫要自欺欺人了，淡然忘机、任运自然，才是我佛家心境。公子六根不净、心魔未除，即使你身入佛门，其实你的心却离佛祖更加遥远了。”

……

这样的禅对进行了许久许久，但最终，老僧还是用决绝的态度拒绝了那公子的匆匆来访。“断送一生憔悴，只消几个黄昏。”今天的日暮苍山下，笼罩了太多太浓的悲凉之雾，那公子一步三叹，回首远望那寺庐竹树、颓败僧舍，想到自己欲入佛门的最后夙愿也未能实现，不禁潸然泪下。这一年，那公子三十岁，正是而立之年，他却只感到在自己生命苦旅上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死亡之谷，他百感交集、痛不欲生，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金色的夕阳里。



少年天才

——点滴芭蕉心欲碎，声声催忆当初

（纳兰性德《临江仙》）

冬郎降生——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

非关癖爱轻模样，冷处偏佳；别有根芽，不是人间富贵花。

谢娘别后谁能惜，飘泊天涯；寒月悲笳，万里西风瀚海沙。

——纳兰性德《采桑子》

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（1655年1月9日），北京的黄昏，天色黯淡，铅云低垂，遥远的西山尽头，还隐隐地残留着晚霞的余晖。枯树早已放弃了对于春天所有的苦心孤诣，病恹恹地在风中摇曳，宣泄着它们由盛转衰后的惆怅。

雪便在此时轻盈地飘落下来，星星点点地散满大地。夕阳终于不情愿地离去，它一定因为无法欣赏这夜霭中奇异朦胧的流光而暗自神伤——那流光如同幻化了一般，虽柔柔弱弱、绵绵渺渺，却永远不会被黑暗所吞噬。白茫茫大地只有两道长长的车辙通向后海之滨，这一切仿佛是天工天匠手握着一杆巨大的自然之笔，勾勒出另一个悠远而诗意的心灵空间。

没有人徘徊在途中，大家都早早地各自回家了。刺骨的寒气逼迫人们动弹不得，一切似乎都要归于虚无和幻灭，这场雪让所有远行的人无奈驻足，将所有的美丽的梦无情尘封。所有冰冷、琐碎、纯净的元素都已齐备，唯一缺少的便是鲜活的生命。北京，这个历经沧桑的古老城市，此时如同一位肃穆而优雅的使者，用静默的方式召唤着一个天涯赤子的到来。

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在明珠府邸上空划过，稍纵即逝，那是一颗巨大的亮星，只可惜府中的人们早已忙做一团，谁也没有抬头注意到这一人间奇景。女仆们忙乱地传递着热水和毛巾，男仆们提着灯笼，一声不响地驻足盼望。一轮斜月在幽远的夜色中摇摇欲坠，它的光艳照得雪色清冷，映得一个青年脸色苍白。这青年便是这府邸的主人：纳兰明珠。在妻子即将临盆的关键时刻，他却纹丝不动地站在回廊里，手中捧着一本纸页发黄、版本古旧的《礼记》，故作镇定地读起来，他原本想用读书的方式掩盖内心的惶恐与紧张，却不能自己。任手中的书页在风中翻滚，亦如他此时烦乱的心绪。

明珠的紧张是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他在得知妻子有喜之时便迫不及待地找来算命先生卜了一卦，想看看这孩子的前途运势。但抽出的卦签却令人忧心忡忡。否卦，这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十二卦，一个极凶险的卦。《象辞》上说否卦的卦象为坤下乾上，为天在地上之表象。天在极高之处，地在极低之处，天地阴阳之间因而不能互相交合，所以时世闭塞不通。从初爻的：“拔茅茹，以其汇，

贞吉，亨。”到五爻的：“休否，大人吉，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”整个卦象都充满了坎坷与厄运。明珠为此一直闷闷不乐、郁郁寡欢，他甚至担心这孩子可能会胎死腹中。

而此时的明珠所能做的只有静静等待，而这样的等待自有一种不可言传的无奈与悲怆，他隐忍着这样的时间压迫，焦急的烈火在他浑身的毛孔里灼烧，因为生与死的种子可能在一瞬间就将注定。

“会是怎样的结果呢？会顺利吗？”

明珠不敢再想下去，他定了定神，尽量排除那令人不快的卦辞给自己带来的干扰，努力把所有精力集中到书本上，他随手翻开一页，朗声读道：“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寿考惟祺，介尔景福。”听到的却只有自己脏腑紧张的颤动。其实，这不是纳兰明珠一个人的焦虑，而是古往今来所有即将成为父亲的男人的共同感觉。酉时三刻已到，只见一朵美丽的雪花飘落在明珠手中的书页上，霎时间便化了。就在此时，管家安图兴冲冲地跑来禀报：“老爷，大福晋生了！”

“男孩女孩？”明珠急切地追问道。

“男孩，母子平安。老爷，您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”仆人乐呵呵地应道。

明珠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。就叫成德吧。”这是从《礼记》中得到了灵感。此时，明珠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，数月积累的苦闷与抑郁瞬间消解，他深深感念祖宗的庇佑，满族星悬尔汉的血脉终于后继有人了，“否极泰来！否极泰来！”明珠连声叹道，他冥冥中觉得是这场瑞雪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好运，于是接着说：“孩子应该有个小名，叫冬郎好了。”

冬郎，就是冬天的孩子。可是冬天终将不会长久，雪也终将要融化得无踪无影，它等不到春天的气息。三十一年后，当这个孩子英年早逝之时，伤心欲绝的父亲一定不会想到，正是自己给

孩子所起的这个名字居然暗示了他一生的命运走向。

婴儿的精力是无限的，小冬郎刚刚来到世上，他觉得周身上下被包裹得严严实实、密不透风，温暖，却没有一点自由。在他幼小而高贵的心灵最深邃之处，迸发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痛。他便在襁褓中拼命地扭动着身体，这也许是他此时此刻反抗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。可他愈是反抗，那苦痛却愈大，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那苦痛无边无际，简直要纠缠他的一生，直到把他的生命腐蚀殆尽才肯离开。于是，小冬郎绝望无助地哭了，似乎是对自己悲剧的一生早已有了预感。

突然，一张男子的面孔出现在他的视野里，小冬郎对着这个陌生人的目光，一时间愣住了，他是他的亲生父亲，他却感到如此疏离，因为这父子二人命中注定一生都分属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。

远方忽然传来了北京大觉寺的钟声。“咚……咚……”这舒缓而庄严的声响在这茫茫雪夜寥落的空气中悠悠飘荡，一切有灵性的生命都沉浸在这博大精深的节奏间，小冬郎的苦痛立时消散了，他停止了号啕，用静默的方式聆听这曼妙的福音，一股莫名的暖意流遍了他的全身，他轻轻地打了一个哈欠，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。

此时，钟声渐缓，雪也小了，浩渺的天宇在这空寂的静夜中显得越发的宏大，窗棂上偶尔还有一两声雪落的簌簌声响。小冬郎终于安静下来，母亲觉罗氏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自己身边的婴儿，这孩子生得天庭饱满、地阁方圆，她还在惯性似的用温暖的手臂保护着他。母亲的睫毛上挂着晶莹的水珠，她一边盘算着儿子的锦绣前程，一边回忆着自己所属的叶赫那拉氏的苦难历史。那些幻灭与希望催逼着她，让这位意志坚强的母亲居然也禁不住悲喜交加地落下泪来。

时光匆匆流逝，昼夜的更替，犹如大海的潮汐，周而复始、无穷无极。冬郎渐渐地长大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自己的家族曾经出了无数的盖世英雄，许多伟岸的身影从孩子眼前徐徐浮动，生动而清晰。他们的面孔要么忧郁，要么哀伤，要么苦闷，无一例外。关山森寂、冷月无声，孩子多么想离他们再近一些，帮他们掸去一身的征尘。这些先辈的形象浸透着冬郎的思绪，丰富着他的幻梦，如一条长长的时间锁链，紧紧裹挟着他的精神世界。

小冬郎印象最深的便是自己的外公阿济格，他常常从母亲日复一日、不厌其烦地灌输中努力建构着外公的高大形象。

“你的外公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，也是努尔哈赤最钟爱的儿子之一，他自幼跟随父兄南征北战、屡立战功，在我们叶赫部贵族中声名赫赫……”

母亲庄严肃穆地给孩子讲述着那些空前绝后的壮烈事迹，但总是到这里戛然而止。

“外公后来怎样了？”小冬郎好奇地追问道。

“那个……后来，你外公他……他死了。”母亲吞吞吐吐地答道。

“外公是怎么死的？”孩子的好奇让大人十分尴尬。

“儿啊，你以后就会知道了。”小冬郎得到的总是母亲草率的敷衍和断断续续的悲啼。

今古江山无定据。画角声中，牧马频来去。满目荒凉谁可语。西风吹老丹枫树。从前幽怨应无数。铁马金戈，青冢黄昏路。一往情深深几许。深山夕照深秋雨。

小冬郎时常幻想着自己置身于不同的地方。历史的长河中开始浮起一个个回忆的岛屿，他感到自己此时就伫立在这岛上举目眺望，这里是嫩江、拉林河、呼兰河与松花江的交汇之处。看似

风平浪静的水面却暗流涌动，把两岸的寒气尽收其中，在灼热的晨阳中荡漾开去，一线波光在天际间剧烈地震颤，浩浩荡荡地向着汪洋大海凶猛进发。一瞬间，这一切却都突然隐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丰腴富饶的平原，那是东北平原，叶赫部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，白云飘荡、一望无际的天空美不胜收。微风夹带着野草的芳香扑面而来，把广袤的芦苇与庄稼吹得如涟波荡漾。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阳光直泻下来，那浩瀚的绿涛四散奔流，闪耀着夺目的异彩，如千军万马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刺，锐不可当。可是，这一切又如海市蜃楼一般地再次隐灭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历经百年的古战场，战场的背景是壮阔的白山黑水，孩子透过历史的烽烟，恍惚看到一个绝望的老人被困在高高的城楼之上，他疯狂地咆哮着如同一个受伤的野兽。城下刀兵四起、杀机重重，黑压压的军队将城楼围得水泄不通，有人竖起云梯，企图登城。于是，孩子看到城上矢如雨雹，滚木巨石轰隆隆地齐下，紧接着是一阵冲天的火焰，刺痛了孩子的双眼，一切都看不真切了。当这火焰渐渐熄灭时，孩子才发现所有的英雄都已消逝，只留下一片苍茫。

埃雪翻鸦，河冰跃马，惊风吹度龙堆。阴燐夜泣，此景总堪悲。待向中宵起舞，无人处、那有村鸡。只应是，金笳暗拍，一样泪沾衣。

须知今古事，棋枰胜负，翻覆如斯。叹纷纷蛮触，回首成非。剩得几行青史，斜阳下、断碣残碑。年华共，混同江水，流去几时回。

多年以后，当长大成人后的容若真真切切地了解了这段家族史之后，便一气呵成地写下了这首沉郁顿挫的怀古词，他明白了自己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后人，知道了自己的外公阿济格被削爵